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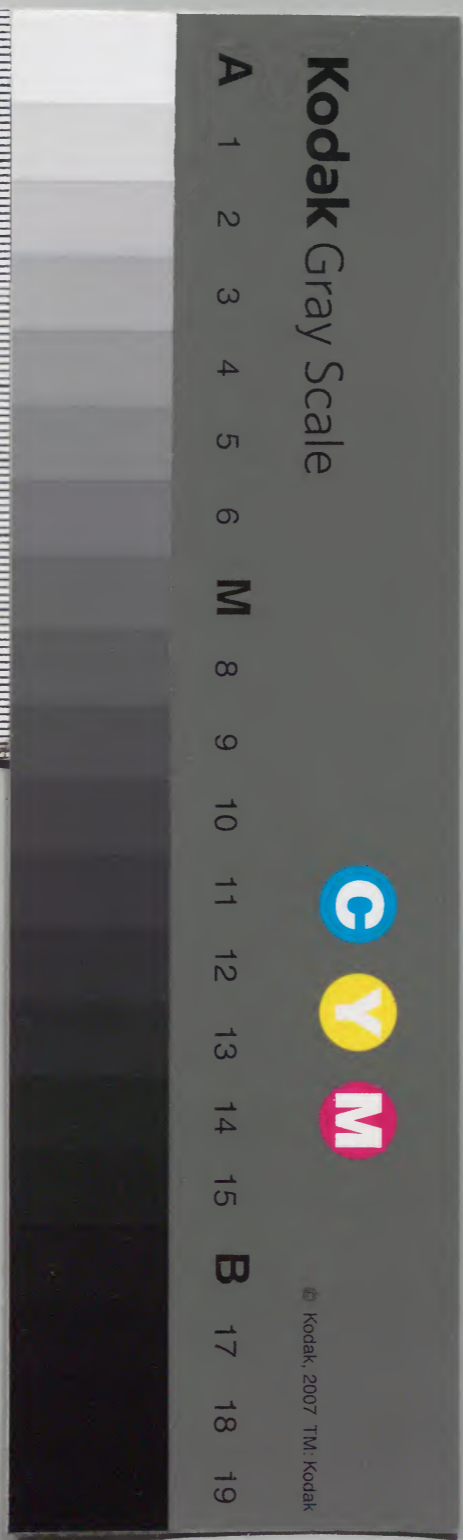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tamp on the top right of the book cover, possibly indicating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ame.

漢書門  
 八八七三  
 六八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八七三  
 冊架函號類

雜史  
 四八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873  |
| 冊數   | 4 ( 1 ) |
| 函號   | 290 27  |





乾隆癸未年

同懷兄彭端淑樂齋鑒定男萃支校  
肇洙仲尹延慶校

# 蜀珀石

集載張獻忠入蜀始末 石室藏板

自叙

淺草文庫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其敵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敵藩故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

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鄢藍播蘭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敗歸未大創也崇正十年闖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無堅城十三年而敵又繼之蜀始艱危焉原其故雖一帝以給於房穀其走挺矣

自叙



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碓。其隘  
通矣。士奇過糧於守軍。其遮撤矣。嗣是陷夔門。破梁  
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  
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  
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  
於首領。難矣。獨怪敵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思收拾  
人心。而愛心積慮。成乎其殺。斃奴死。雪鰥死。貫戲死。  
剗腹死。遙地死。士盡矣。及匠傭。男盡矣。及婦女。民盡

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殿  
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  
流血成川。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  
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  
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和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  
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  
蜀之由。張儀之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  
之流亂。劉闢之狂慝。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據。王珍



之州竊爭城奪地。創霸圖王。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猷之肆惡。一至此耶。驅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猷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所置郡守牧令。蓄怨積怒。激而成况。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固聞猷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証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泪簌簌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

磬泉泗自叙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抉嘆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王三朝入林... 夫王之意其易也... 天下之... 夫王之意其易也... 天下之...

夫王之意其易也... 天下之... 夫王之意其易也... 天下之...

磬泉泗自叙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揆嘆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揆嘆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叙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冠。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

叙



也。敵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筭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余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磬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

叙  
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

叙















啟正野乘

豫寇紀變

天問閣文集

堯峰文集

寄園寄所寄

荒書

志亂

二申野錄

隴蜀餘聞

東林列傳

見聞錄

慶治錄

蜀通志

眉州志

邛州志

爽江志







四卷

起順治五年戊子止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附記

十五條

楊展傳

劉道貞傳

鐵腳板傳

余飛傳

書周鼎昌殺賊事

後叙







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脩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

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

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

戰場。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脩

明季遵義人。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

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

何與。備叙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叙州母猪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猷忠。始自楚犯蜀。○猷忠陝西膚施

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

刻梅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

猷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標勁果俠。軍



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箐銃間。伐大松。感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

賊敗。退入巴州。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砮。女士。司秦良玉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寧。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礮石擊之。賊遂遁。



方賊犯彘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荆州推官劉振  
 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  
 芳有金沙舖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  
 玘有胡地冲之捷許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  
 撫若董石砭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  
 望成功。廼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  
 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亥乙

子丙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滋封數隘蜀王世世然不知  
 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于王之朝以書諫曰高  
 皇帝衆建藩輔甚置繡錯數年以來暗命亡氏失  
 其國家此對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  
 直以擁富貴之資徂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  
 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  
 守曹關姚黃賊時姚黃初起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

蜀書

卷一

三



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曩庚黑水陽平更多岐徑廼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首撲滅敵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敵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俾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

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饑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彘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南人才辯濶達有謀略後殉難于蜀



丁巳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叙州建武瀘州越雋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略。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凶具。架屋標者。累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

二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款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路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



破漢中之寧羗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辟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

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伏節為誰危。苟竄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紹賊曰。家有積金。窖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弘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縣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弘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縣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縣州。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濟。攻縣竹。執

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噓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温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檄隘兵也相齟吾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

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于綿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戊寅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于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尚文謀戰守。却之。

已保寧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賂黃金躡裏千。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

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漢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于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猗山之敗。月在七。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倫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



山太平等縣也。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  
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關合江。從鹿  
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  
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  
績於湯家灞。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陣。裨  
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鉞破賊於三尖峰。○  
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才分其軍。自白

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  
汝才綽號曹操。先豫中童謠云。

鄴臺復鄴臺。曹操今再  
來。汝才因假以為號。

庚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砭女土官秦良王大破羅汝才於夔州。

○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  
延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  
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



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燾。擒其渠副。塌天等六人。賊走大寧。

○六月安岳紅雨。著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廼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瘡傷。火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恭

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廼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哀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



威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鬪。凡蜀兵之强者，輒調之以飾他備。巡撫邵捷春戲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彝陵下荆。」

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



關、蹀及蓬縣矣。

○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寂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之遜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謀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

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派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為第一



卷一  
四  
隘而夜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  
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  
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  
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  
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  
助之已而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  
昌間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徇是時  
張令中流矢死石砮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

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草忠勇善戰  
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  
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  
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歿良王兵既敗  
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  
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  
箸一帚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盡出  
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洞寨之



人詐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眾既疲。無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眾。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要以此動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莩。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廼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縣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縣州。扼涪江。○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



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間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廼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被血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絲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縣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

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廼遁。

○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逮郤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為人清謹。有



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饗士於保寧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縣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過蓬溪以待賊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截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德陽金

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福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矐視咄此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



不至。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私許賀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瑯琊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聞之，不說。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盡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候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為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踏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搗其老巢，伏兵傍塞，王

蟾寺感賊北竄，水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也，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緜河入巴州。嗣昌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廼盡從瀘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遏。于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辛巳春正月己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  
敗績。恭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  
晡雨作。恭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衆披  
靡。後軍無繼者。賊密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  
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捷。力戰皆死。  
如虎率牙兵廩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纛  
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歎曰。吾不用萬監  
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導。無一人  
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二人。縣令戴堯  
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燾牛  
頭山。飲倡樂以觀鬪。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  
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良玉  
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  
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  
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滅否凶。嗣昌



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寧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箐銃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為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為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又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

髀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伏毒以死。



壬午夏達州城濠水盡變為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

家有滴血汚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眾

數萬為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眾遂定。

未癸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

生黃瓜。民皆無家。此離之兆也。時民家有貯米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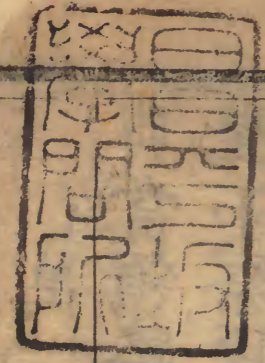
中者粒粒躍出。傾刻布地。

豈不怪乎。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

又梓

之少頃

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即隱。未幾獻逆入。



大足縣志



卷一

卷一

卷一

無封部...  
 大...  
 且...  
 本...  
 未



